

# 帝宴

作者：墨武

□

帝宴

墨武

简介

## 《帝宴（壹）：步步杀机》

自序

《帝宴》是我继《江山》、《歃血》之后创作的第三部新历史小说，但并非我的第三部作品。

写小说本源于冲动，写自己想写的，写自己那个天马行空、与朋友同喜同悲的世界。写新历史小说却在于规划，多了层束缚，却让我有机会沉淀下来，深化自己的世界。

任何事情都和卦象一样，有几面，关键是我们如何来看。

我始终认为，写小说的时候，心中没有冲动、连自己都无法触动的小说，算不上好小说。

幸好我还有冲动，冲动得想到要写的时候，就会内心战栗。幸好我还会在静寂深夜听着一首歌曲时，写得泪流或笑容满面……

没有任何一本书会满足所有人的观感，但能记录、激起某些人某日某点心灵的琴弦，那就有了存在的意义。

三部小说的历史背景，选的都是好像耳熟能详、却又被迷雾掩盖的历史年段——最少我是这么认为的。

总想写一下那历史真实存在、却有意无意被忽略的人物，总想写一下那史书中如跳跃的精灵、让那尘霜刀笔也掩盖不了的人物。

于是有了江山，讲述大唐前，慷慨激昂的隋末英雄抗争谱；于是也有了歃血，讲述宋朝所谓璀璨文臣的光环下，那些真正可以保家卫国武将的血泪史；于是也有了今天的《帝宴》……

新历史绝不是历史，也不是故纸堆，当然可以更离奇、更有趣、甚至很多地方可借助武侠、玄幻甚至神话的写法，写得超乎很多人的想象。

《帝宴》在我看来，也是一本超越想象之作。当然朋友现在只看到了半部，如果你能读完全文，你会发现，或许你就算想象，想得也完全都是两样。

也许这才是新历史小说真正的魅力所在。

想象至关重要，人类有了想象才会发展，没了想象，就没有了未来，或许也不会有什么历史。

《帝宴》写的是元末明初近六十年的历史脉络，写作灵感源自唐朝《长短经》的一句话，“匠成舆者，忧人不贵；作箭者，恐人不伤。彼岂有爱憎哉？实技艺驱之然耳。”

一句话的灵感当然不能直接变成小说，写个百来万字数的新历史小说，照我的惯例，要查几百万字的历史资料才够。

可朋友们显然不必去查历史，你们可以把《帝宴》看成一个故事，当然了，你如果知晓那六十多年的历史，可读出更多内容和趣味、甚至震撼，但你不了解也无妨，因为我们写的毕竟是新历史。

让更多不了解历史的人通过新历史小说，而去了解历史。甚至对那段历史产生探索研究的念头，或许这才是新历史小说存在的真正意义所在。

最后，先要感谢上海英特颂图书有限公司的总裁袁杰伟先生，因为他的宽厚和包容，才有了今日的墨武。还有要感谢的当然就是正在阅读这本书的朋友，有了你的支持，墨武才能继续走下去。谢谢！

《帝宴》三稿校对后 2012年4月

## 第一章 奇 事

细雨蒙蒙，润湿了大地的春泥。江南正是杏花烟雨美人如歌的季节，顺天府的雨儿却还带着沁心的寒冷。

雨雾烟尘中，长街起了喧嚣，自从天子下令将要迁都顺天府后，这北方本是肃杀的边城，一日繁华过了一日。

喧嚣声中，雨丝落得更欢。顺天府内外，渐渐沸腾起来，只有其中的庆寿寺一如既往的兀立，红墙内的高塔冷漠地望着苍生。有百姓到了庆寿寺前，均不自禁地屏住呼吸，低头匆匆忙忙的路过。

遽然间，喻的一声巨响从寺庙内传来，扰了迷雨，醒了春梦，吓得有个挑着担子的百姓跌坐在地上，筐里的馒头滚了一地，他领的孩童似乎也感觉到不详涌来，吓得哇哇大哭起来。

那百姓神色张皇地望了眼寺庙，顾不得收拾馒头，一把捂住了孩子的嘴，横抱着孩子就要离去，可才跑了没几步，就如桩子般立在地上，浑身颤抖起来。

长街尽头，蓦地奔出一队人来，急步如雷，转瞬已到了那百姓的面前。那队人无一例外的身着飞鱼服，腰带绣春刀，神色冷然。

街头百姓不自禁地蹲下低头，神色骇异。在京城的人，不认识皇帝的人很多，可不认识这帮人的绝对没有。

来的那队人竟是京城赫赫威名天子亲兵——锦衣卫！

为首那人眉心皱纹深刻，有如中了一刀后留下的疤痕，正阴森地望着那百姓，“没事跑什么？”

孩童见到这般阵仗，惊吓地睁大了眼睛，忘记了哭喊，那百姓哆嗦道：“小……人……”他哆哆嗦嗦半天，一句完整的话儿都说不出口。

为首那人不耐的一摆手，那百姓见了，跪倒惨叫道：“大人，饶命！”那人面色森冷，根本对那百姓的哀求无动于衷，命令道：“秋千户，姚三思，查查这人的底。”说罢急步向庆寿寺冲去。

锦衣卫潮水般的跟随，狂风般涌入了寺门，消失不见，孩童这才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

那百姓颤抖得如秋风中衰叶，却还不忘记死命地捂住孩子的嘴。眼看那孩童脸色涨红、不能呼吸的时候，一只手伸到了孩童的面前。

那百姓惊叫：“大人你……”他突然止住了话头，孩童竟也不再哭闹，呆呆地望着那只手上的一只蚱蜢。

蚱蜢草绿，映得那只手有些发白，那只手秀气有力，轻拈着蚱蜢不动，沉静如山。那只手的主人脸色也有些苍白，苍白的如终日不见阳光般，他沉默的时候，带着分春雨的迷离，可他看着那孩子的时候，嘴角突然露出了笑意。笑意和缓，竟如乌云散去，春满人间。

那百姓从未想到笑容会在一个人的脸上产生这般变化，可他感觉到那人的友善，不再害怕。那孩童显然也感觉到这点，看了那蚱蜢片刻，突然伸手去接那蚱蜢……

那百姓心中焦急，可不敢喝止。那孩童接过了绿色的蚱蜢，才发现那蚱蜢是马蔺叶子编织而成。望着那马蔺叶做的蚱蜢，孩童泪脸上带着笑容，如同经雨的花朵。

孩童期待地望着那男子，似乎询问这蚱蜢是否送给了他？

那脸色苍白的男子只是点点头，不再理会孩子，询问那百姓道：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他的声音微微嘶哑，却带着难言的沉静。

那百姓心神回转，忙道：“大人，小人是路过这里去那面市集卖些早点，听到有钟响，很是害怕，这才跌倒。这庆寿寺的钟很久没有响了……小人要走，就碰到大人们……小人真的是良民，求大人明察。”

旁边有个大眼的锦衣卫道：“秋千户，属下看这人不是坏人。”

秋千户的目光从地上的馒头落在那百姓的身上，反问道：“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他额头上有字？”

大眼的锦衣卫涨红了脸，忍不住搔头道：“这个嘛……”

那百姓又有些焦急，申辩道：“大人，小人真的是良民。小人本固安人，应天子的迁都旨意来到这里已三年，一直做些小买卖……”

秋千户点点头道：“三思，把他的姓氏住址记下来，然后放他们走。”

大眼锦衣卫应了声，那百姓不迭地报上了住址姓名，领着孩子就要离去，秋千户捡起地上的一个馒头，说道：“把东西收拾干净再走。”

那百姓忙收拾了担子和凌乱的馒头，带着孩子匆匆离去。

秋千户慢慢地剥去手上的馒头外皮，撕块儿放在嘴里咀嚼着，姚三思肚子咕噜的叫了声，这才记得值夜未到轮班时就又赶到这里，肚子还是空的，有些后悔方才忘记拿个免费的馒头，赔笑道：“千户大人，没吃早饭呢？”

秋千户望着寺门道：“废话。”

姚三思见秋千户望着寺门，不由得也向寺庙望去，低声道：“千户大人，这庆寿寺的钟的确很久没有响过了，怪不得纪大人这么紧张的带我们来看发生了什么事。你觉得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？”

秋千户淡淡道：“进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”

姚三思佩服道：“秋千户言之有理。”

二人举步，才到了寺庙门前，就见有锦衣卫立在门前，神色冰冷，招呼也不打一个。姚三思见同僚如此，更肯定庆寿寺发生了惊天大事，心中难免嘀咕。秋千户还是脸色如常，却已咽下了最后一口馒头。

庆寿寺始建于金，元朝时期曾经修整，到如今实为大明护国寺，深得天子重视。寻常人等，根本无缘进入寺庙半步。

庆寿寺中，气氛森冷，一些僧人彷徨而立，不敢乱走，众锦衣卫扼住了寺庙要道，神色肃冷，更昭示寺中发生之事绝非寻常。

有一锦衣卫急匆匆地来到秋千户面前，略带不满道：“秋长风，指挥使让你过去。”那锦衣卫颌下短髭，根根坚硬如针，目光也如针芒般地盯着秋千户，却是站立不动。

秋长风点点头，举步向不远处的九级高塔走去。

短髭锦衣卫略带诧异，挑衅道：“你去哪里？”

秋长风笑笑，“指挥使到了这里，肯定要拜见上师。既然是指挥使找我，我当然应去上师所在的地方了，难道不是吗？”

短髭锦衣卫皱下眉头，拳头紧握又松，换了笑脸道：“秋长风，你最近很得指挥使器重，以后若是发达了，别忘记了兄弟们。”

秋长风斜睨那人一眼，也笑道：“一定一定。”

那短髭锦衣卫不知秋长风一定的意思，却不再刻意为难，带着秋长风入了高塔。二人上了二层，只见塔中宽敞，一穿着黑色道袍的僧人背对众人盘膝坐在窗旁，闻脚步声上来，也不回头。

塔中还有其余僧人和锦衣卫，眉间如带刀疤的纪大人亦在，可秋长风一上塔，第一眼留意的就是那个穿着黑衣道袍的僧人。

僧人怎么会穿道袍？

那僧人让人第一眼望去，就是莫名其妙，可谁都不能否认他本质更像个和尚，因为他秃着脑袋，上有香疤。就像锦衣卫不穿着飞鱼服，仍旧还是锦衣卫一样，和尚穿个道袍，无疑也应该是个僧人。

那僧人坐在塔中一动不动，若不是有阴风传来，吹拂着僧人的衣袂，让人几乎以为那僧人是木雕石刻。

塔内阴暗，僧人看起来极致的孤独落寞，连影子都没有一个……

秋长风见纪大人望过来，收回目光，抱拳施礼道：“指挥使，不知招属下前来，有何吩咐？”说话间，他目光已瞥向塔内正中。

那里赫然摆放着一具尸体！

尸体头顶光秃，是个和尚，仰天倒地，上身精赤。尸体胸口有处血肉模糊的伤口，嘴角却带分诡异的苦笑。

这人看起来，被别人杀死时，竟是有些得意的样子。

微风夹杂着细雨吹进塔来，秋长风见到那尸身脸上的笑意，背心似乎有股寒意。

庆寿寺原来出了命案，怪不得钟会响，纪大人如此紧张。秋长风想到这里的时候，心中诧异。这里是护国寺，谁会冒险杀了寺僧？这寺僧恁地死的这般诡异？

纪大人望着秋长风，森冷的眼中掠过分期冀，低语道：“秋千户，你来得正好，看看这人怎么死的。”见秋长风又向黑衣僧人望去，纪大人更低的声音道：“死的僧人是庆寿寺服侍上师的一个小和尚，叫做悟心。尸体是另外一个服侍上师的僧人——悟性发现，悟性见悟心死了，忙去敲钟。我赶来时，上师就坐在这里……”悄悄地看了眼那黑衣僧人，纪大人略带谨慎道：“上师似乎哀恸悟心之死，一直没有说什么，我也不便打扰。”

他口口声声称呼那黑衣僧人是上师，对那僧人竟有股畏惧之意。

纪大人说话间，秋长风半蹲在尸身旁，微皱眉头道：“纪大人，验尸本是件作的事情……”

纪大人冷哼一声，“你难道不知道，这事要经正常途径，肯定要惊动五军都督府那边的人……”顿了片刻，纪大人眼珠转转，又道：“听说圣上准备对北方再次用兵，正需要都督府那边准备。这些小事，我们就不必烦劳都督府、进而阻碍圣上的用兵了。”

秋长风望着尸体道：“纪大人事事为圣上着想，怪不得圣上极为喜欢。”

纪大人脸上挤出分微笑，“此乃为臣的本分之事罢了。对了，让你在寺外查的那人，可有凶手的嫌疑？”

秋长风摇摇头道：“属下详细看过，那人只是个寻常做小生意的百姓，绝不会是凶徒。”

短髭锦衣卫自从见秋长风后，就一直神色不善，闻言冷笑道：“秋千户方才留在寺外不过炷香的工夫，能详细查到什么？我看是在敷衍纪大人吧？”

纪大人回望那短髭锦衣卫一眼，再看秋长风时，脸上露出狐疑之意。

秋长风神色平静，缓缓道：“那百姓本叫张阿三，儿子叫做张虎头，固安人氏。应皇上迁都旨意来到顺

天府，已入住顺天府长柳街三年之久，为人胆小懦弱，做早点生意……”

短髭锦衣卫质问道：“这些难道就能说明张阿三不是凶手？”

秋长风微笑道：“这些当然不能证明了。不过我观其衣袖裤腿，尚有盐卤未干的痕迹，想必是起早蒸馒头沾上的……我尝了下张阿三做的馒头，又白又软，手艺相当不错。”

短髭锦衣卫嘲弄道：“你说来说去，都是些琐碎的事情，这和张阿三是否为凶手何干呢？”

秋长风笑笑，“当然大有干系，一个寻常百姓如果在庆寿寺杀了人，肯定六神无主，怎能像张阿三一样还去蒸馒头做生意？既然张阿三蒸出了好馒头，证明他举止有如常日，心中无鬼，就不应该和庆寿寺的事情有关了。”

短髭锦衣卫滞住。

纪大人缓缓点头，拍拍秋长风的肩头，笑道：“长风，你果然观察入微，没有辜负我的信任。好好做。”微顿片刻，问道：“怎么样，可从尸体查出了什么？”

秋长风凝望着尸体，神色略带困惑，半晌才道：“属下暂时查不出尸体的致命死因。”

纪大人皱了下眉头，不待开口，短髭锦衣卫忍不住道：“死者胸口被凶器插出个大洞，显然是因此致命，秋长风，你不要告诉我，那样还不算致命死因！”

纪大人突然回头低喝道：“孟贤，你再不住嘴，信不信我把你嘴缝起来塞粪坑里面去？”

孟贤脸色苍白，忍不住后退半步。

纪大人脸上余怒未去，转望秋长风道：“你如何判断死者胸前伤口并非致命伤呢？”秋长风皱眉道：“看死者胸口伤痕形状、切口，应是被柄极快的短刀所刺……”

纪大人奇怪道：“你怎么肯定是短刀呢？”

秋长风缓缓抽出佩刀，将刀柄递给纪大人道：“大人，你试试用这把刀来刺悟心……”

纪大人比划片刻，点头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正常来说，刀身过长，应该刺不出这种角度的伤口。”

秋长风接过长刀插回刀鞘，眼中有种古怪道：“可有一点很奇怪，伤口近心脏处，一刀刺下，本该有大量的血迹流出才对。”

纪大人眼露赞许，满意道：“不错，这也是我困惑的地方。我看尸体的伤痕周围，竟没有多少血流出，这只能说明一种情况……”他拖长了声调，显然是在等着秋长风的解释，秋长风半晌才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这一刀刺下的时候，悟心已经死了一段时间，因此才没有大量血液流出！这点很不合常理……凶手为何刺这无用的一刀呢？”

纪大人目光突然有分怪异，喃喃道：“除非这凶徒和悟心有极深的仇恨，这才会在悟心死后，又在他胸口刺上一刀。也或者是他要确定悟心的确死了，这才补上一刀……”似乎感觉解释的难尽人意，纪大人岔开话题道：“可如果悟心在被刺一刀前已死，他致命死因是什么呢？又有谁和悟心有这般深仇大恨，要冒险来庆寿寺杀他呢？”

这些问题，纪大人其实早就想到，但怎么想都是没有答案，反倒越想越是心寒。凭借他多年做事的经验，早感觉庆寿寺这看似寻常的命案中，隐藏着极为不寻常的内情。

秋长风皱着眉头，摸摸尸体的手臂，缓缓缩了回来，眼中满是惊诧。

纪大人见状忙问，“你发现了什么？”

秋长风迟疑道：“属下不敢说。”

纪大人有些不耐道：“你但说无妨。”

秋长风吸口长气，苍白的脸上露出分震骇，“属下怀疑这人……是冻死的！”

冷风袭来，众人都激灵灵打了个冷颤。

孟贤闻言，若非因为害怕纪大人发怒，早就大声指责秋长风荒谬。这种天气，雨虽沁心的凉，但怎么会是冻死人的天气？

这个秋长风，最近在锦衣卫中表现很是扎眼，不想竟得出这种荒唐的结论。孟贤想笑，蓦地见到纪大人的脸色，笑容僵在了脸上。

他从未见到纪大人有如此难看的脸色！

纪大人那一刻脸如死灰，嘴角忍不住地抽搐，眉心如刀疤的皱纹更是紧锁，甚至露出里面的一点血红！

原来那真的是道伤疤。

又是谁在纪大人额头留下的那道伤痕？

孟贤心中惊诧不已，不明白悟心就算是冻死的，纪大人为何会如此惊怖？这种表情出现在纪大人脸上，实在让人难以想象！

纪大人叫做纪纲，如今身为京中锦衣卫指挥使。

京城市井有童谣说：

“亲军二十二，锦衣独横行；如狼似虎卫，纪纲占头名！”

明朝洪武年间，太祖朱元璋设十二卫为亲军，径直调度，而锦衣卫是十二卫中最重要的一卫，掌生杀大权，甚至可独立审杀朝臣。当年锦衣卫在洪武四大案中掀起滔天波浪，捕杀数万臣子，横行无忌，朝野失色。朱元璋后来因锦衣卫权利过重，废除了此卫，但当今永乐大帝朱棣自“靖难之役”继位后，不但将十二卫的亲军扩充到二十二卫来加强铁腕统治，而且重设锦衣卫，制衡五军都督府，锦衣卫目前的最高统领就是指挥使纪纲。

纪纲眼下身为天子朱棣的红人，为人心狠手辣，做事六亲不认，官职虽不算高，但权利极大，就算都督府、内阁、六部都要看他的脸色。

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怎么会被秋长风的一句话吓得如此厉害？

有风声呜咽，塔外树叶刷刷作响，好似那死者悟心正在述说自己的冤情……

许久，纪纲这才道：“你也觉得悟心是冻死的？”他的声音本来充满了森冷威严，这刻却有分嘶哑。

孟贤一旁脸色又变了下，他明白些事情，心中又有些糊涂。从方才一问得知，纪纲肯定也早看出悟心是冻死的，既然如此，他为什么要问秋长风悟心的死因？纪纲从秋长风口中得到肯定的答案，又为什么这般恐惧？

这一件凶杀案背后隐藏的事情，似乎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多得多。

秋长风舒了一口气，带着疑惑的口气道：“不错，我觉得悟心是冻死的，因为有很多特征可证明这点。悟心尸体微蜷，身上皮肤苍白，有冻伤红斑。最奇特的就是他嘴角略带苦笑，这是冻死之人常见的表情。”

孟贤虽知道有人会冻死，但从不知道冻死的人有这多讲究，不由得心中暗妒，不明白秋长风如何会知道这些？

“那他为何上身赤裸呢？”纪大人嘎声问道，眼中竟似有分惧意。

秋长风道：“这种现象也是人被冻死的反常现象，我听说……人冻死前会产生幻觉，甚至有燥热之感，因此会脱衣。可有点属下实在想不明白，这种天气，怎么会有人冻死？”

纪纲神色竟有些恍惚，才待说些什么，楼梯口脚步声急促，姚三思跑上来道：“纪大人，都督府来人要见上师。”

纪纲恢复了平日的阴森，喝道：“上师不宜见客……”向黑衣僧人望了眼，压低声音道：“孟贤，你挡住他们，等我禀告上师再说。”他急急走到那黑衣僧人的身边，低声道：“上师，都督府来人了。为了……不妨碍上师清修，下官想让他们回去……”

黑衣僧人也不转身，喃喃道：“到了尽头，还能回去吗？”僧人的声音极为的低沉，平静中似乎不带任何感情，可让人听了，又觉得那不起波澜的声音中，有着无尽的波涛。

纪纲皱眉，思索黑衣僧人说的是什么意思。

在顺天府，能让纪纲陪着小心、琢磨心思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当然是皇帝朱棣，另外一个就是眼前的黑衣僧人。

就在这时，楼梯口有人道：“原来纪大人在此，怪不得……怪不得……”

纪纲霍然扭头，才待呵斥孟贤办事不力，竟放人入塔，可见到楼梯口那人，突然堆出了笑容道：“原来是杨大人和徐都督到了，想不到，想不到……”

楼梯口站着两人，左手那人仪表堂堂，顾盼自雄，右手那人神色清朗，长须飘逸，年轻时想必曾是个极具魅力的男子。

那长须之人笑道：“纪大人有什么想不到呢？”

纪纲望着那长须男子，挤出笑容道：“杨学士又有什么怪不得呢？”纪纲眼下身为锦衣卫第一人，寻常官员并不放在眼中，可见到眼前的两人，心中却带分警惕。

纪纲认得那顾盼自雄之人叫做徐钦，是开国功臣徐达之孙，眼下身为五军都督府的都督，掌顺天府的军权。

五军都督府和锦衣卫素来泾渭分明，明争暗斗，彼此不服对手，纪纲见到徐钦赶来，明里招呼，暗地骂娘，知道徐钦若知庆寿寺发生了凶案，肯定会和他争抢查案。

这案子太不简单！

先不说悟心死因蹊跷，引发纪纲埋藏多年的一个困惑，单说这案子发生在庆寿寺，纪纲就不能不争取抢先破案。

庆寿寺是大明国寺，在朱棣心目中极为重要，但眼下庆寿寺最重要的却是那黑衣僧人。

黑衣僧人叫做姚广孝。

姚广孝是庆寿寺的主持，法号道衍，一直都是亦僧亦道的打扮。少有人知道，他为何会这种装束，纪纲也不敢问。

寻常一个主持，最多不过掌管一寺僧人，在纪纲眼中根本算不了什么。但姚广孝这个主持，却可说是天

底下、甚至古往今来最有权势的主持。

因为他主持的是天下！

姚广孝在“靖难之役”中，亲自谋划，帮助天子朱棣取了天下。

当年朱棣之侄、也就是朱元璋之孙朱允炆登基后，削藩巩固政权，对众多叔伯抢先下手，将一帮叔伯不是囚禁京城就是流放他乡，最后要对朱棣下手时，朱棣忍无可忍，以“靖难”之名兴兵夺权。

当时朱允炆拥兵百万，而朱棣只有几万亲兵。

可就是这几万亲兵，在姚广孝的策划下，击垮朱允炆百万雄兵，直杀到应天府南京城，杀得朱允炆丢盔卸甲，杀得朱允炆下落不明，杀得大明又立出个永乐大帝。

朱棣视姚广孝亦师亦友，对于姚广孝的要求，从未拒绝。

因此也可以说，姚广孝的一句话，就能改变朱棣的决定。姚广孝要让纪纲死，纪纲就算身为锦衣卫第一人，也得死！

就是这样一个人，纪纲怎能不刻意巴结？

这里发生了凶杀案，纪纲怎能不竭尽心力的破案？

可当年朱棣是燕王的时候，姚广孝就是庆寿寺主持。如今朱棣已是大明天子，可说是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”，而姚广孝还是庆寿寺的主持。

姚广孝在帮朱棣取得天下后，本来是应该要风得风、要雨得雨，但他不过是要还俗、还俗后仍旧回庆寿寺重当和尚。

如此怪异请求，谁都意料不到。

朱棣好像也想不到，但他尊重姚广孝的决定。

纪纲永远也想不明白姚广孝的心思，但这一次，他已经决定，无论如何都要为姚广孝破了这寺中的凶杀案，就算杨士奇来帮徐钦，也夺不走他的功劳。

长须曾经英俊的男子叫做杨士奇，身为朝廷内阁左春坊大学士，眼下内阁第一人，深得天子器重，可纪纲并不畏惧。

听纪纲反问，杨士奇笑道：“我到庆寿寺之外，发现鸟儿都不敢叫一声，正自奇怪，原来纪指挥在此。”

纪纲脸上带笑，暗讽道：“鸟儿不叫，因为它们知道不叫的好处，喜欢叫的鸟儿总是早死的。我想不到是……这时候杨学士应该是在早朝的路上，而徐都督似乎应该筹备军备才对。可两位大人何不约而同到了这里，难道早知道这里有凶案发生？”

杨士奇含笑道：“来见上师，不一定非要等死人才到的。这件事倒不难解释，因为圣上要我等前来罢了。我等来之前，倒不知寺中发生了凶案。不过既然有了凶案……”

徐钦立即道：“顺天府既然有了命案，就归我们都督府处置。”

纪纲神色狐疑，猜不到圣上为何让这二人前来，见徐钦不出意料的要抢着讨好姚广孝，纪纲心中冷笑，故作公事公办道：“徐都督此言差异，事关重大，既然是锦衣卫先发现了凶案，又事关上师，按理说应由我禀告圣上，再请圣上定夺谁来查案才对。”

徐钦心道，这件事若是经你口告诉圣上，哪里还有我的份儿？昨晚圣上让都督府派人协助上师做事，上师肯定对都督府的人很有好感。一念及此，徐钦笑道：“既然事发在庆寿寺，那一切不如由上师决定好

了。”

杨士奇点头道：“徐都督此言很有道理……”远远望着姚广孝道：“还不知道上师意下如何？”

纪纲心中暗恨，却难以反驳，忍不住向姚广孝望去。

姚广孝竟还是背对着众人。

就算这京城如狼似虎的锦衣卫、掌握兵权的五军都督、权倾朝野的内阁大学士来到他的身后，似乎也难以吸引他回转一望。

众人虽是心中嘀咕，却无人不满，因为他们知晓，就算天子前来，姚广孝亦是一样的态度。

不知许久，空气凝得似乎已让众人窒息时，姚广孝终于开口道：“这件案子，谁都不用查了。”

众人脸露诧异，一时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这是命案，发生在庆寿寺，如此诡异，居然不用查了？姚广孝到底什么意思？所有人都困惑，但无人敢质疑。

上师姚广孝说的话，素来也和天子旨意一样，不容置疑。

秋长风垂着头，还在望着那尸体，苍白的脸上带分凝重……在这些人的面前，他一个小小的千户，本没有说话的余地。可他似乎看出什么，眼中竟有分不安。

只是这种不安，没有人留意。

纪纲迟疑半晌，才问道：“上师，那……怎么办呢？”

姚广孝缓缓起身，转过身来。

春风送雨，点点滴滴的从窗口吹到了他迟缓的身上。谁一眼看到他时，都觉得他年迈不堪，他一举一动，仿佛都在拖着千斤重物，那无形的重物压沉年岁、压碎了年华、压走了曾经的意气风发。

到如今，曾经指点江山的姚广孝，看起来也不过是行将就木的苍老僧人而已。

塔中的每人心中都对姚广孝产生唏嘘之意，可没有一人情形于色。

姚广孝不是需要同情的人！

姚广孝缓缓地解下道袍，跪了下来，轻轻地将道袍覆盖在悟心身上，又坐了下来，双手合十，微闭双眼，似乎念着什么。半晌后，姚广孝这才睁开双眼，望着尸身，不带感情的声音中，似乎有了分波澜，“该走的一定会走，该来的……也肯定会来了。”

杨士奇见状，一直含笑的脸上也带分古怪，他虽然自诩才学，显然也猜不出姚广孝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。

良久，姚广孝迟缓道：“纪指挥……”

纪纲精神一振，上前道：“上师……卑职在。”

姚广孝缓慢道：“你找两个人，把悟心埋了吧，不要惊动别人。”

纪纲怔住，不想堂堂锦衣卫指挥使竟讨了殓尸的活儿，见徐钦嘴角满是嘲弄，纪纲心中不悦，可神色还是毕恭毕敬道：“是，卑职亲自去办！”

纪纲示意秋长风一眼，竟弯腰下来，准备亲自抬尸，姚广孝摇头道：“让别人去做吧，我还有事请你帮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n>)

文档名称：小说：《帝宴》墨武 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n/post/1470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